

昆明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 布朗族研究

92  
K2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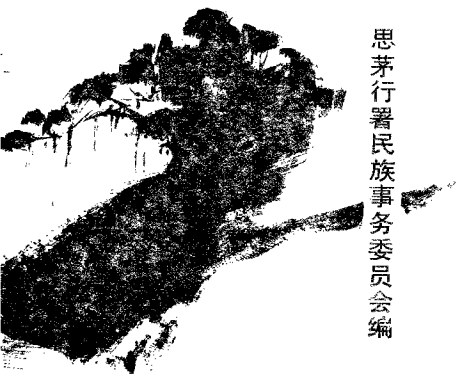
1  
2

出版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布朗族研究

思茅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王小燕  
封面设计：赵力中

### 布朗族研究

思茅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昆明市林街100号）

昆明市政协机关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6万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日次印刷

印数：1000册

---

ISBN 7-222-00803-9/K·133 定价：2.30元

澜沧县旧善布朗族



澜沧县蛮景布朗族



澜沧县文东布朗族



澜沧县挖么布朗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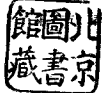


澜沧县打岗布朗族



## 目 录

<b>第一章 概述</b> .....	( 1 )
第一节 源流及变迁.....	( 1 )
第二节 宗教信仰.....	( 10 )
第三节 社会经济.....	( 15 )
<b>第二章 调查实录</b> .....	( 24 )
第一节 旧苦布朗族社会调查.....	( 24 )
第二节 打岗村布朗族社会调查.....	( 46 )
第三节 思茅县竹林乡布朗族社会调查.....	( 64 )
第四节 惠民哈尼族乡蛮景村布朗族社会调查.....	( 79 )
第五节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文东佤族乡那巩寨布 朗族社会调查.....	(104)
<b>第三章 布朗族婚姻</b> .....	(111)
第一节 思茅县布朗族婚俗.....	(111)
第二节 墨江县布朗族氏族残余和婚姻形态.....	(118)
第三节 打岗布朗族婚俗.....	(126)
<b>第四章 布朗族语言</b> .....	(134)
音.....	(134)



**B** 022326

第二节 词汇.....	(140)
第三节 语法.....	(142)
第四节 词汇比较.....	(145)
附一 旧普布朗族的经济结构.....	(167)
附二 有关布朗族文献资料选摘.....	(176)
后记.....	(182)

## 第一章 概 述

布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居住在我国国内的共6万余人。其中多数分布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临沧、保山和思茅地区。据1990年统计，分布在思茅地区的布朗族人口有11276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哈尼族乡蛮景村的蛮景、蛮洪、翁机、翁洼，谦六彝族乡打岗村的打岗、打滚、马厂、打脑，文东佤族乡水塘村旧苦寨、帕赛村的那巩寨；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的碧安乡光明村、勐班乡蛮海村、半坡乡班督村；思茅县竹林乡的茨竹林村、大车树村；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景星乡太和村；景东彝族自治县的保甸乡等地。此外，普洱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零星分布。思茅地区布朗族的分布特点是绝大部分人口都聚居在澜沧江两岸和把边江两岸的半坡地带，以40多户为一寨，按姓氏相对聚居在一起，与外族人杂居者不多。布朗族聚居区气候炎热，空气湿度大，雨量充沛，坡陡箐深，生活环境艰苦，发展社会经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

### 第一节 源流及变迁

在上古时期思茅地区就是布朗族先民的活动区域，从先秦时期起，有关布朗族先民“百濮”族群与中原地区的频繁交往以及和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在汉文献中就有所记载。



《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中记载：“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瓠、邓、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贯胸、雕题、离身、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纼鬮、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文中提到的“百濮”指的就是当时分布在濮水（今元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一带的布朗族先民。这里，除“濮”是布朗族先民的称谓，历代都相同之外，书中所提到的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等贡品均出产在布朗族先民生活地区。再者，以狗为贡品，以狗为献祭神灵的牺牲，历来也是布朗族、佤族的祭祀特点。从地理方位上讲，武汤原是商族领袖，以河南一带为发祥地，任用伊尹执政，经11次出征，灭了夏，建立商朝。“百濮”所散居的地区正好是书中提的正南。到了西周时期，《尚书·周书·牧誓》中记载：（武王）“曰：嗟，我友帮豕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徽州、濮州、卢府、彭州焉”。在这一记载中，首次把“百濮”具体称为濮人，其居住区域，与商代的正南基本相同。只是张守节把它更具体到了楚国西南。《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孔晁《注》中说：“卜人，西南之蛮。”清代校勘学家卢文绍说：“卜，即濮也。”从公元前16世纪濮人向商献犀、象、翠羽、短狗等贡品，到公元前11世纪又向周朝贡丹砂，这说明从上古时期起云南地区的濮

人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南部地区仍有大量的濮族部落，楚国对濮人地区进行了开发，关于这一点杜预《左传释列》说：“建宁郡（滇池区）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古称百濮”。《国语·郑语》载：“叔熊（《史记》作‘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同一书中又载：“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从史料《左传·宣公》记载看，蚡冒开发濮地也在公元前8世纪周平王时。《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威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从以上记载可看出，春秋到战国时期，楚国北进阻于晋国，西进阻于秦国，东进阻于齐国，只有向西南方向的濮地发展。从各方面情况看，楚国开发西南地区，其阻力远比北上和东进都要小得多。

秦、汉时期的史料中对濮人居住区域有了较明确的范围。《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仆水出徼外、东南至来唯入劳”；“牛兰山，即水所出，南至双柏入仆”；“贪水首受青蛉（今大姚），南至邪龙（今巍山）入仆”。记载中三处提到的“仆水”指的就是元江水系。朱希祖《云南濮族考》说：“余谓仆族因仆水而得名，不如谓仆水因仆族而得名，犹樊道因樊族而得名也。”这一时期，濮人散居在今天的思茅地区、保山地区、德宏、临沧、西双版纳等地区广阔区域内，由于这些地区气候湿热，适宜种植棉、麻。濮人中的手工纺织业有很大发展。《史记·西南夷传》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蜀布”，问其由来，得知为大夏人在身毒（今印度）得之于蜀商人之手。《史记·大宛传》说，昆明各部落之西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蜀郡商人即往来于这一带地方。从当时情况看，

汉族人在滇西南地区人口极少，不可能生产出棉布，这种“蜀布”又称“白叠”或“榻布”，实际上就是濮人用腰织机纺织出来的。澜沧江沿岸和把边江沿岸的布朗族至今仍然使用着这种古老的纺织技术。所谓“白叠”就是未经染色的土白布，每匹长5拏，可缝制成人衣服一套。所谓“榻布”指的是用来做被盖的“牛肚被”，在纺织中有意织出绒棉，增加厚度，起到保暖作用。《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说：“濮族地区，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毼、帛叠、兰干细布，……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水晶、琉璃……”。同一书中又载，哀牢族人（指濮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有桐华木，绩以为布，……其竹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太平御览》卷791引郭义恭《广志》说：“文面濮，其俗剃面”，“赤口濮，在永昌郡南，其族折其齿，劓其唇使赤”，“木棉濮，土有木棉树”；“黑焚濮，在永昌西南其境出桐华布”。以上这些记载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秦汉时期布朗族先民濮人或哀牢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和一些特点比较突出的习俗。从这些史料可看出，汉代对濮人地区的开发比先秦时期又进了一步。同时还可以看出，秦汉时期“濮人”的居住活动区域比较广。

蜀汉，两晋时期濮人居住区域略有变化，《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云南郡……治云南县，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又载：“郡（永昌郡）西南千五百徼外有尾濮……男女长，皆随宜野会，无有嫁娶。犹识母，不复识父”。《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有闽濮，鸠僚，僰越，髡濮、身毒之民”。书中提到的“闽濮”、“髡濮”为濮人。又载：“永昌郡……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

南、建宁郡界，以实二郡”。《三国志·蜀志·杨戏传》“广迁蛮濮，国用富强。”（永昌郡）“……元康末（公元299年前后），值南夷作乱（指滇池地区战事），闽濮反、乃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遂与外隔绝，”《华阳国志·南中志》。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蜀汉时期，蜀汉政权为了与魏、吴抗衡，争夺中原，需要大量的兵员和物资供给，李恢强迫数千部落的濮人去充实云南（今祥云县）、建宁（滇池区域）边界地区。西晋时期由于濮人的反抗，西晋王朝又用武力强迫把濮人迁到永寿（今临沧地区耿马县境），这两次大规模的迁徙范围当然也包括思茅大部分地区。

隋、唐、宋三朝在思茅区内的“濮人”已有较大变化。川河流域的“濮人”已发展成“朴子蛮”，澜沧江以西的濮人，多数发展成望蛮或称望苴子（今佤族先民）。《蛮书》卷四记载：“朴子蛮勇悍矫捷，以青髻罗段为通身袴。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飞鼠，发无不中，部落首领谓酋为上，土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沿澜沧江亦有部落”。同书卷六记载：“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点苍山西六日程。……自澜沧江以西，越睽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俗尚勇力，土又多马”。同卷中又载：“银生城（今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引者注），在朴睽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文中的“朴睽”指的就是朴子蛮所居之地即今景东、景谷、镇源、墨江、普洱、思茅和临沧地区的凤庆、镇康一带。《新唐书·南蛮传下》载：“三濮者，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倮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齿，劓其唇使赤；黑髻濮，山居，妇人以幅布为裙，贯头而系之，丈夫衣麂皮，多白蹄牛，虎

魄。龙朔中，遣使与千支佛磨腊同朝贡。”这里指的“三濮”是澜沧江以西，今澜沧、勐海、双江、凤庆等地的“朴子蛮”。

唐朝时期，生活在今景东、景谷等地的“朴蛮”比较活跃，社会生产力有较快发展。南诏统治阶层中以蒙氏为主自称是“哀牢夷”之后。蒙氏发迹于蒙舍（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与紧连蒙舍的景东、镇源、景谷等地的哀牢人杂居通婚，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从迁徙源流上看，“昆明人”和“濮人”还有宾主关系，所以，不论从文化流源角度还是从政治统治需要的角度看，蒙氏贵族自称是哀牢人之后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蒙氏接受了哀牢濮人中祖先来源传说的影响；其二，蒙氏贵族本身就是哀牢濮人，后来加入或是融合到社会经济、文化更为先进一些的“昆明”族群中；其三，借助祖先是哀牢人的传说赢得世居在这里的哀牢濮人的支持，藉以扩大影响，壮大势力，为征服洱海四围各诏作准备。从后来的发展态势看，蒙舍诏之所以最终能统一蒙嵩诏、濛巂诏、施浪诏、浪穹诏和越析诏建立南诏地方政权，其中依靠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的哀牢濮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南诏政权巩固，势力扩张起来后与吐蕃和唐王朝的抗争中仍大批地征调哀牢濮人去充实军队，并依靠这些濮人队伍打头阵。公元794年前后，南诏主异牟寻借重濮人的力量向南方开拓，建立了银生节度，把势力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南诏后期，因为统治者频频发动掠夺战争，无暇顾及南方，这时期“茫蛮”（傣族先民）的势力日渐强盛起来，并有一些居民迁徙到川河流域和威远江流域，与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濮人”和“和

尼”相杂居。

宋代，“濮人”的居住区域与前朝没有多少变化，他们在川河、威远江、澜沧江流域一带生息。大理地方政权设置威楚府管辖这些地方。

元朝时期，川河、威远江的“濮人”和“金齿”、“白衣”（指傣族先民）以及“和尼”人口逐渐增多，而且社会经济也有发展，特别是善于耕种水稻的“白衣”族群社会经济发展比其它族要快得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占了主导地位。元朝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2月，“白衣”首领阿只弄遣子罕旺进京献驯象，请求升景东为军民府。元朝廷封阿只弄为知府事，罕旺为千户，赐给金牌、印信等，令其统属威远、案井、母龙、勐统、阿龙等地。“白衣”势力强盛起来之后，“濮人”被迫离开川河流域、威远江流域向边远地区迁徙。《元史·地理志》记载：“威远州（今景谷），…其川有六，昔朴、和尼二蛮所居。”“开南州（今景东）其川分十二甸，昔朴、和尼二蛮所居。”这说明元朝时期，原先以朴人和和尼为主的威远、开南二州民族情况已经变化，主体民族不再是朴人和和尼，而是“白衣”了。

明代，随是明王朝统治的深入，朴人与外界的交往增多，所以，文献中对朴人居住区域的记载也具体了许多。这一时期，他们主要居住在景东府的边沿地带，澜沧江以西的广邑州（今昌宁县西部广益）至永昌府（今保山）、顺宁府（今临沧地区凤庆县）所辖的地区。明朝初期，大量的军屯、民屯和商屯的汉人进入景东府，给朴人的社会经济以很大推动，到明朝末期，仍居住在景东府属地区的朴人，其社会经济已从游耕经济转入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农耕经

济。朴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交换明显增多，《滇略》记载道：“蒲人（明代文献中对朴人的记载有蒲人、蒲蛮、朴子蛮等多种写法——引者注）……事耕锄，所种荞麦、棉花、黑豆，知汉语，通贸易。”明朝末期朴人内部的阶级分化已经出现，表现在服饰上也有贫富之分。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蒲人男子以布二幅缝为衣，衣中开一孔，从首套下，富者以红黑绿间其缝，贫者以黑白线间之。”不过，这里指的是接近汉族人居住地区的朴人，至于澜沧江以西地区的朴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经济仍然很落后，譬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中记载：“居澜沧江以西者，性勇健，髻插弩箭，兵不离身，以采猎为务……有战斗，杀犬分肉为令，击木为号，讲和砍牛为誓，刻木为信。争酋长位，则父子兄弟相攻，邻里不救，受贿乃救。”这部分朴人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未出现，他们仍然过着“以采猎为务”的经济生活。

清朝时期，“蒲人”（即朴人）又有一些变化，《清职贡图》中记载：“蒲人，即蒲蛮，分顺宁、潞江，镇源、普洱、楚雄，永昌、景东七府有此种”。道光《云南通志》引《宁洱采访》：“蒲人，散处山林，耕种为业，剥蕉心煮食以当菜蔬。”这些记载比较可信，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景东、景谷、镇源、普洱、墨江等地“改土归流”的深入，原来是“蒲人”居住地区后又被傣族先民所占有的川河流域、威远江流域，这时期已有大量的汉族移民和彝族人口流入，傣族土司势力日趋衰落，傣族人口逐渐向南移，受傣族文化影响较深的朴人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随傣族迁徙了。公元1853年到1874年前后，哀牢山中部地区爆发了以彝族农民李文学和哈尼族农民田四郎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与大理

地区的回民起义和华南地区太平天国起义相呼应，在哀牢山区建立了起义根据地。起义军的势力遍及思茅地区澜沧江以东的6个县，并且在景东县的安定、花山、墨江县的新抚等地建立了都督府，在镇源县的按板盐井，墨江县的通关等要塞地区派重军把守。这次起义有傣族、布朗族农民参加。起义失败后起义农民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居住在川河、威远江沿岸的朴人再度迁徙，他们中有的经双江渡口（在今景谷县边江乡和临沧地区双江县交界处），迁到澜沧县文东乡帕赛村那巩一带（该部分朴人的情况见后《那巩布朗族调查资料》）；有的从景谷县勐班乡的南北江渡口迁徙到澜沧县谦六乡的打岗村一带（调查材料见后）；有的从景谷县碧安乡的腊酒渡口迁到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乡一带，未渡澜沧江的朴人则远离交道要道和清朝封建统治者设治的治所驻地，迁到景谷县的半坡、勐班和碧安；普洱县的德化；思茅县的竹林等偏僻地带过着半农耕半采集的经济生活。

在长期与傣族、彝族和哈尼族的交往中，不少朴人受其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融合到这些民族中去了。其中融合到傣族中时间不太久远的朴人，迄今依然能分辨出来，除还保留着一些朴人的特点外，在称谓上也有区别，这部分人多半被称为“哈傣”，即从“哈腊”（朴人的一种自称）演变为傣族者。

由于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欺侮、掠夺和压榨，朴人的社会经济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历史悠久，为祖国的文明作出贡献的民族才获得了新生。在称谓上，人民政府亦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其族名为布朗族。



## 第二节 宗教信仰

布朗族的宗教信仰分三种类型，与傣族交错杂居的跟随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其范围包括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惠民哈尼族乡蛮景、蛮茫、翁机、翁洼等村寨；谦六彝族乡打岗、打滚、打脑、马厂等寨；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勐班乡蛮海村大部分社队，碧安乡光明村的部分社队；思茅县竹林乡大车树、茨竹林村等地的布朗族。与佤族、哈尼族杂居的布朗族随佤族、哈尼族信奉基督教，他们包括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文东佤族乡水塘村旧苦寨，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景星乡太和村挖么一带的布朗族。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文东佤族乡帕赛村那巩寨，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半坡乡班督村等地的布朗族则信奉原始宗教。以下对各类型的宗教信仰作一简要论述。

### 佛教信仰

布朗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时间比傣族短，而且各地区也不一致。蛮景、蛮洪等地的布朗族约于元朝初期从“绍兴绍帕”（布朗语，意为石房石洞，其地点在今临沧地区沧源县边境一带）迁来，行政上隶属于景洪傣族土司管辖。由于当时傣族社会正处于政教合一阶段，布朗族不仅政治上隶属于傣族领主，宗教信仰上也必须服从撒迪竜（大佛谷）的管教，并且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也从傣族那里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到了明朝中期，布朗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基本具备了佛教传播的条件。人口较多的村寨建立了简易佛